梦想的翅膀

■王雁翔

一

一片一片薄纱似的白云，跟在如骏马奔腾的云团后边缓缓飘动，纯净的白使辽阔穹空越发蓝得透彻。

时令已过立秋，烈日的猛劲儿并未消减。南部战区某旅指挥通信连下士白莎，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凝望着窗外。她觉得此刻的碧空跟她3年前初上赛场那天一样，就连那些云朵似乎也一直停在天空没动。

这个秋天，在她的军旅人生中注定不平凡。她没想到自己能提干，更没想到会被选举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两个突如其来的喜讯让她心潮激荡，3年来追梦路上的点点滴滴如云朵在心中舒卷翻飞。

2018年9月，已在老家南阳一所师范院校读大三的白莎，终于穿上了心爱的军装，揣着炽烈的梦想，坐上高铁一路向南飞驰。

“我3次报名参军，第3次梦想差一点就搁浅了。我当时体重只有99斤，很瘦，体质也弱，给人感觉一阵风就能吹走。”身高1米65的白莎一笑，嘴角露出两个小酒窝，像两朵沐浴着阳光的山菊花，纯净、灿烂。

一副弱不禁风的身板如何冲锋？新兵连的白莎强迫自己多吃多练，体重增加了15斤，人看上去结实了不少，训练亦很快一马当先。

二

2019年3月，新兵下连刚14天，旅里选拔狙击手参加集团军集训。在新兵连只练了几天狙击步枪、打过3发实弹的白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用她的话说：“不上去拼一下，咋知道自己行不行？”95式步枪，70发子弹，百米精度射击。一阵密集枪声之后，白莎的靶纸上留下一片鸡蛋大的弹孔。

旅副参谋长、集训队队长杨建松先看靶纸，再看看列队挺立的参赛官兵。

“谁叫白莎？”杨建松突然问。

白莎亮声答道：“报告首长，我是列兵白莎。”

“不错，初生牛犊不怕虎。”杨建松说这话时面无表情，让白莎不晓得他这话是不是表扬。

刚到集训队，一下车，杨建松就带着旅里9名女兵直奔射击场。5轮实弹射击，每轮5发子弹，两名战友现场被淘汰。

白莎去揭靶纸时，感到右脸又痛又麻，伸手一摸，满手血。她这才反应过来，是刚才装弹夹时弹夹弹起打到脸上，血顺着脸颊流进了脖子，她竟毫无察觉。

7名女兵拿着各自的靶纸站成一排，像山野上一小排挺拔的树，在寂静里忐忑地等着杨建松讲评。

射击场是半山腰的一片坳地。两分钟后，杨建松命令她们向后转：“今天的夕阳很美，多看一会儿吧。”

太阳即将滑到苍山那边，只露出小半张脸。晚霞给山坡、树木、河流镀了一层赤金。天空清澈，天地辽阔，不远处山脚的城市雾蒙蒙的，像飘着一层淡红的轻纱。白莎的心被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美撞击着。

看罢夕阳下的祥和静美，杨建松没说一句话，在沉默里带着她们下山。

“我脸上的血他不可能没看见，为什么问都不问一句？也许他觉得，作为军人，那点伤不值一提吧。他看了我们的靶纸，既无批评也无表扬，至少应该解释一下为何刚到就要淘汰两名女队员吧。”一个又一个疑问在白莎心里翻腾。

后来，白莎对那天下午的寂静给出了自己的思考：“队长让我们静静地欣赏天地大美，也许是让眼前的美告诉我们，守护祖国山河的壮美祥和、人民的安宁幸福，就是军人肩上的职责与使命。”

或许，就是从那个黄昏开始，性格活泼爱笑的白莎渐渐开始喜欢安静。

她不知道老队员们为何私下都管队长杨建松叫“黑旋风”。有一天，她偶然看到一份事迹材料，心里倏地一紧：杨建松6次出征国际赛场夺得25枚奖牌，带领蓝军在69场红蓝实兵对抗中打出不败战绩，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两次荣立一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

“那年特种兵集训，我带着十几副中药踏上征程，16公里25公斤负重越野，一步一滴汗水；5.5公里水陆障碍，体力透支只能手脚并用艰难爬行；40公里敌后渗透，累到意识模糊说不清话。6个月，磨破3双战靴，7次拉伤，4次晕倒，3次遇险，身上留下12道伤疤，严酷的训练中不断有人受伤退出。有一天，我拿着匕首削手上的老茧，一个队友说：‘这样的青春太沉重了！’我没应答，心想：是战场，就得有人挺身而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最终，我从300名精英中脱颖而出，成为12名出国征战的队员之一。”

“那天我真的被杨队长的事迹震撼了，读得眼泪稀里哗啦。”说这话时，白莎看着我，似回忆，又像思索，“其实我入伍时想法挺单纯的，好好锻炼两年，感受一下自己向往的军营生活，然后回去接着把书读完。”也许是从那天起，有一种崭新的力量开始在白莎心中悄然生长。

三

第一次领到狙击步枪，队友们都争着给自己的枪起个炫酷的名字。白莎领到的是一把老枪，瞄准镜上贴着“梁牵牛”3个字。她轻轻取掉了“梁”字，心想，起什么名不重要，关键是爱护好它，掌握它的性格脾气，使它真正成为一把好枪。

“人与枪的关系，跟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彼此理解、包容，合作的力量才会一加一大于二。”说这话时，白莎以“你说是不是”的表情看着我，“枪无言，却跟世间万物一样，都有自己的个性。”

这是一场滚石上山般的集训，强度一天比一天大，射击距离不断往远处延伸，每周都有一批队友被淘汰。

白莎将每天的靶纸带回宿舍，用图钉钉到自己上铺的天花板上，躺在床上一边休息，一边盯着弹孔在脑海里过电影。一粒粒弹头带着风声飞出不同的弹着点，温度、湿度、风力，分析、思考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她那本16开训练记录本上。

“我很享受那种累倒在终点的感受。”有时候，队长杨建松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会在她耳边回响。她接着他的话往下想：也许突破了自我，过程里的苦累就变成了人生的享受与幸福吧！

队长总爱唠叨：“他律创造成绩，自律创造奇迹。你们想自己做选择，还是被选择？选择前进，还是放弃？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上。”

他的唠叨，让她想起诗人里尔克对一位青年诗人的诘问：“这是最重要的——你在深夜最寂静的时刻问问你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己内心深处挖掘出一个深刻的答复。若是这个答复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我必须’来回答那个最严肃的问题，那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答复的标志和证明。”

她在心里回答自己：百炼成钢，向战而行，不就是军人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吗？也许就是这些时刻在不声不响间构成了军人坚强、明亮的生命质地。

课间休息，白莎喜欢一个人抱着锃亮的“牵牛”看云朵，看蓝天，看穹空浩瀚与缤纷，在心里思索训练中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诗人用笔书写，军人的诗行用钢枪书写，既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必须’，那么，我就勇敢地向前。”

集训刚半个月，激烈角逐突然打响。100米，卧姿，10发弹，碟型靶。白莎以每环间隔0.75毫米、72环的成绩直接晋级战区陆军集训队。

这时，白莎才明白，这并非一次简单的专业集训，而是一场高手如云的沙场突击。

四

甫进新战队，白莎有点懵。300多名队员都是从各路集训队突围出来的狙击高手，多是军官和军士，几乎看不到几个义务兵。队友们坐在一起聊天、谈体会时，白莎插不上嘴，也不敢交流。很多时候，她只能带着羞涩在边上静静聆听。

有些队友打出的实弹成绩跟修正表上数据偏差很大，找不到原因，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

白莎说：“弹道与基准线有两个交叉点。校枪一般只校弹道下降交叉点，如果用上升交叉点，弹道修正表就没法用。”

话音刚落，一名中士转脸问：“谁教你的？”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白莎红着脸说。

几名老兵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白莎亮声道：“对不对，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从那以后，白莎跟老兵们交流心得，老兵听得很认真。

盛夏海南，闷热如蒸笼。卧姿训练起身，沙地上浸出一个湿漉漉的人印。尽管白莎跟新兵连一样，强迫自己尽量多吃一点，但她的体重还是掉了10多斤。

杨建松到训练场看旅里的几名队员，让队员把刚打过的靶纸拿来看看。

白莎指着靶纸上的一个弹孔怯怯地问：“首长，这像不像两弹一孔？”

杨建松倏地黑了脸：“还三弹一孔呢。打这种成绩，还熬在这里干什么……”

白莎的泪水夺眶而出。

夜里，白莎把近一寸厚的训练记录本一页一页从头翻到尾，找寻突破提升的方向。

隐蔽伪装课目，纵深300米距离上，坡、坎、树、乱石、杂草、荆棘，5架50倍望远镜死死盯着这片地域，树上掉一片树叶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背着战斗装备从起点隐蔽抵达终点，难度可想而知。

白莎用5个小时躲过层层设防，顺利到达终点。

3个月后，队员淘汰得只剩100多人。战区陆军首届狙击手比武打响前一天，白莎熟悉场地时，从3米高的轮胎墙上摔下，右手腕挫伤。她觉得休息一晚就会好，没吱声。不料第二天早晨，手指和胳膊一动，手腕痛如刀割。已经没有时间选择、犹豫，唯有咬紧牙关冲锋。

进赛场前，杨建松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鲜红色证件对白莎说：“这是你的‘义务兵证’，一定要把它带到朱日和去！”

“队长不知道我的手受伤，当时我心里很沮丧，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完全部课目，但我渴望实现自我超越。”

在手腕的钻心疼痛中，白莎一路冲锋，成绩雄踞女兵组第一名，总排名第12名，被评为“南枪王”。

时间向前，集训在白莎手腕的持续疼痛、在烈日与汗水中继续。一个月后，集训队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角逐出17名队员参加陆军“狙击精英-2019”比武。白莎以第4名成绩获得参赛资格。

“我们7月25日到达朱日和赛场，风很大，有一种辽阔的苍凉感。”白莎笑着说，“第一次看见穿吉利服的狙击手，觉得又酷又帅。”

战斗很快打响。10个课目，全程实战。

白天没比赛课目时，白莎坐在朱日和的草地上，在粗犷的风里看蓝天流云，觉得朱日和、海南和南疆驻地，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天空却是一样的美。

赛程过半，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考验出现，白莎的腰疼旧伤复发，疼得早晨起不了床，挪动脚步都困难。

要不要退出赛场？白莎在朱日和呼啸的风沙里哭了。哭累了，她擦干泪水：“我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

打了封闭，疼痛缓解，浑身没力气的白莎出现失误，因一发子弹脱靶，成绩瞬间从第1名跌到了第7名。她咬紧牙关拼命往前追。最后，列兵白莎成绩名列3名男军官狙击手之后，夺得第4名，荣立二等功。

“如果不是腰疼影响，你的成绩还会更好。”我对她说。

她莞尔一笑：“没有如果，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枪，失手就意味着失败或牺牲。”

赛场归来，白莎依然在思考中默默向前。2020年1月，白莎参加战区陆军“狙击尖子教学法”比武，勇夺第一，被评为陆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当然，对已经明白了“我必须”的白莎来说，这些仅仅只是开始。她梦想的翅膀才刚刚打开。

往期美文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我的雷达站我的家

■范贤明　胡丹青

清晨，金色的光晕跃动在蔚蓝色的海面上，一座西沙海域里的海岛雷达站在薄雾中慢慢显现出来。

“爱站爱岛，乐守天涯！”雷达站官兵开饭前嘹亮的口号声，将海岛唤醒。翠绿的椰子林中，白鲣鸟扑腾着翅膀冲向蓝天。走在队伍里的一级士士左伟达惬意地深吸一口气，享受着清新的早晨。

这个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方汉子，很庆幸当初选择留在这里。

2009年，19岁的新兵左伟达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一夜后，拖着眩晕与疲惫的身体登上这座海岛。海风扑面，卷起海浪击打着礁石，带来一股腥咸的气息。

“中午睡在床上，就像一块烤肉。”海岛上全年高温，淡水资源有限，洗澡只能用海水。每次洗完澡后，左伟达总感觉皮肤黏黏的。

由于物资运输不便，岛上新鲜的蔬菜少。站里有的老兵因为蔬菜吃得少，患上了夜盲症。

2010年的一天深夜，左伟达跟着班长邢星照在雷达操纵方舱里值班。突然间，雷达屏幕上一个细小的回波在飞速靠近。邢星照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大声喊道：“报告指挥室，1架敌机向我领海线靠近！”

丁零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响彻海岛。岛上数架战机在暗夜中紧急起飞。方舱内，左伟达双眼紧紧盯着雷达屏幕，保障我机安全驱离敌机。

经过一番空中激烈“斗法”后，敌机悻悻而退。

“这里虽只是个小小的雷达站，但我们守卫的是祖国的‘南大门’。”下班路上，邢星照告诉左伟达，“紧急情况说来就来，守卫头顶的这片天空，必须有人枕戈待旦、常备不懈。”

左伟达抬头望去，只见碧波之上，星河高悬。他慢慢理解了班长闲暇时总是凝望天空的习惯，原来那一刻，他的心中不只有思念，还有责任与担当。

那年春节，邢星照的妻子张倩从山东老家辗转2000多公里，来到了海岛雷达站。那是她第一次上岛。

夜晚，海风拂过椰林，风中传来遥远的轮渡汽笛声。官兵们举办了盛大的烧烤晚会，迎接张倩的到来。

篝火旁，张倩也给官兵们带来了一份大礼。原来，她听邢星照说，站里计划年后种些蔬菜保障官兵营养，便从老家带来了一大包菜籽，有白菜、茄子、辣椒、胡萝卜……

没想到，张倩刚上岛两天，便出现呕吐高烧的症状。恰逢海上风大浪急，人员无法进出，岛上医疗条件又相对落后。折腾了一周后，张倩的病情才慢慢好转。

临走时，站里官兵齐声对张倩说，欢迎嫂子下次再来。她眼里含着泪水说，我再也不来了。

可张倩回去没多久，一封信就寄上了岛——“我的脸被海风吹得有些过敏了，看来以后要多去陪你才能适应。老家有我，不用担心，你的责任是把海岛雷达站这个家守好……”邢星照把这封信珍藏在铁盒里，时不时会翻出来看一遍。

2013年，23岁的左伟达已在岛上度过了4个年头。菜地里的蔬菜收了一茬又一茬，他渴望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开始在心里疯狂生长。

无数个夜晚，左伟达辗转难眠。他不甘心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

一天傍晚，热烈的火烧云染红了半边天。走在银色的沙滩上，左伟达终于鼓足勇气，向邢星照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班长，我年底想退伍回家，换种活法。”虽然已经反复考虑过，可话一出口，左伟达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无法抑制地流下了热泪。

“小左，我理解你，只希望你不要后悔。”若有所思的邢星照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你最近太累了，先休假回家一趟，顺便好好考虑年底走留的事。”

踏上家乡的黑土地，左伟达心情舒畅。时值深秋，地上的叶子叠了厚厚一层，几只小鸟在光秃秃的枝头跳跃几下，随即又飞向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山岭。他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几分凉意直窜入肺，呛得他连连咳嗽。一切如故，可他却有些不习惯北方的寒冷了。

休假在家，他的心里却时时想起那个南方的海岛。那清澈见底的海水、细密柔软的沙滩、翱翔于天的海鸟，还有那座小小的雷达站——

在繁忙的战备值班后，他常常和战友们顶着晚霞踢一场酣畅淋漓的沙滩足球；在思念难熬的深夜，他喜欢和战友聊聊彼此家乡的风土人情；在自己过生日时，战友们陪他一起面向大海放声高歌……

“苦是苦了点，但那也是家啊！”有一天深夜，他突然发现，7000里外的海岛雷达站中埋着他的根。他明白了邢星照让他休假的目的——只有远远离开，才会知道这根埋得有多深。

“班长，我不走了，我想和你们在一起。”左伟达拨通邢星照的电话，眼里顿时噙满了泪。

电话那头，呼啸的风声中传来邢星照熟悉的呼喊：“家里要来台风了，我们天天忙得不可开交。你假也快休完了，赶紧回来吧！”

“班长，我现在就去买回去的票！”左伟达红着双眼大声笑了起来。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大河涛声

■晨　曦

2022年盛夏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平阴县文联主席成勇的电话。他告诉我，远在江苏省沭阳县的刘德银老人和53年前抗洪牺牲的9位烈士亲属前来祭奠英烈了。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我立即赶赴这座黄河岸边的千年古城。当我如约到达，天空突然下起蒙蒙细雨。

走进烈士陵园，来自江苏、河南和山东等地的百名原工程兵独立舟桥营的老战士，已齐聚纪念碑前。他们如今都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周凤民是当年抢险突击队中幸存的3人之一。在现场，我还见到了烈士张秀廷的妹妹张秀珍和张秀廷的战友刘德银老人。他们的讲述像浪涛般撞击着我的心，让我走进了那段壮烈的历史。

时针拨回到1969年2月10日夜，黄河平阴段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凌洪，洪水卷着一块块巨大的冰凌撞破滩坝，瞬间将当时城关公社和栾湾公社22个村庄淹没，沿黄地区40多个村庄也岌岌可危。

凌洪就是命令，正在观看山东省新春慰问团演出的舟桥营官兵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战士刘兴禄在县医院参加工宣队，得知消息后，立即跑步归队参加抢险。副班长王元贞正发烧，班里同志劝他不要去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事，我得去。”他硬是加入了战斗行列。副连长张秀廷刚从300里外的农场赶回来，已买好了车票，准备第二天去济南接爱人和孩子来部队过春节，这时也毅然加入抢险突击队。

当时气温有零下十几摄氏度，冰凌所到之处树木被冲倒，水泥电线杆被撞断，冰块撞到腿上像刀割一样疼。身为突击队队长的张秀廷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仍然带领杨成启等12名突击队员涉水抢险。冲在最前线的队员们顶着刺骨的凌洪奔向刘官庄村。由于长时间在冰凌中搏斗，战士们身上被冰凌划破撞伤，下肢冻得麻木僵硬。尽管如此，但抗洪勇士们不叫苦、不喊累，以舍我其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超负荷奋战。狂风卷着怒涛咆哮着，冰块在怒涛中闪着寒光，不时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张秀廷沉着指挥，招呼大家靠拢，排成一路纵队，加快速度越过洼地。同志们前顶逆风，后抗冰凌，英勇搏斗。突然，恶浪卷着巨大的冰块，从后面压了过来。张秀廷和队员杨成启、闫世观3人被河中的漩涡夺去了生命，另外6名战士则被冰块击中，牺牲在黄河之中。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张秀廷31岁，最小的王元贞、周登连只有19岁。作为突击队中幸存的三人之一，满头白发的周凤民哽咽着跟我讲述往事，让我和在场的人们泪流满面。

经过舟桥营官兵与民众4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凌洪，使全县沿黄地区50多里内的40多个村庄群众安全脱险。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张秀廷等6位烈士被追记一等功，杨成启、闫世观、杨广佩被追记二等功。

“张秀廷副连长是替我牺牲的。”刘德银说。凌洪爆发的那天晚上，张秀廷正准备去火车站接前来探亲的妻女。接到抗凌命令后，张秀廷对他说：“你替我去接爱人和孩子，我去救灾！”刘德银万万没想到，那是副连长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53年过去了，老战友们始终牵挂着埋葬在平阴烈士陵园的烈士们。83岁的刘德银老人从70岁开始，每年坚持从江苏赶来，为牺牲的战友献上鲜花，寄托心中的哀思。

从烈士陵园离开，老战士们来到博士洼旧址，这里经过2009年黄河滩区迁建，沿黄各村已经搬到现代化的新社区，不再因地势低洼受洪灾侵扰。周凤民望着眼前的庄稼地，还能清楚地记起每一名烈士牺牲的大概位置。在场的92岁村民刘风琴对我说：“托解放军的福，是解放军救了我。”“老百姓有危险，我们当兵的就要站出来！”周凤民说出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圈。

我们站在平阴制高点九烈士墓碑前，可俯瞰整个县城。穿境而过的黄河，尽收眼底。村民正依靠乡村振兴创造的良好黄河生态环境，享受当年烈士用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

徘徊长堤，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涛声，我在古城、黄河与英雄的故事中，找到了今日之平阴繁荣的缘由，也感受到了清风徐来、大河安澜的幸福。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飒爽英姿（油画，庆祝建军九十五周年全国美展暨第十五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朔人懿烽作

长征　文学作品　第5569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